



大学者随笔书系



疑古玄同

Qianxuantong Suibi

钱玄同随笔

鍾文國是文學界他的旗手，文壇領袖，風靡商道，事敗後，却少著述。但明瞭其然一兩城事神一「燕字結盟」為文學界的對策，而且「鍾文」字（燕人對記）條件是，作力他的望一而結連離，未可會於事，多的讀者了解他的人和事。

三

錢玄同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古玄同 钱玄同随笔/钱玄同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7858-4

I. ①疑… II. ①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825 号

书 名: 疑古玄同 钱玄同随笔

著作责任者: 钱玄同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7858-4/K · 0712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199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随感杂谈

003 李大钊《新的！旧的！》的附言

004 陈百年《恭贺新禧》的附志

006 什么话？

009 随感录

028 寸铁十二则

033 “出人意表之外”的事

036 “五四”与“游国”与“放假”

038 随感录五则

041 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

044 我也来谈谈“博雅的手民”

047 《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

051 答复生君

053 零碎事情

054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058 告遗老

063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之变迁

074 予亦名“疑古”

076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

083 这三天所见

085 回语堂的信

095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

Contents

100	敬答穆木天先生
106	废话 ——废话的废话
111	反对章士钊的通信
112	赋得国庆
116	我“很赞成”“甚至很爱”双十节这个名词
119	十一月五日是咱们第二个光荣的节日
122	赋得几分之几
126	在胡西先生的文章后面写几句不相干的话
129	废话 ——关于“三一八”
133	疑古玄同与刘半农抬杠 ——“两个宝贝”
学 问 内 外	
137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
141	共和纪年说
146	我对于耶教的意见
150	孔家店里的老伙计
153	《世界语名著选》序
158	不完全的“苏武古诗第三首”和“孔雀东南飞”
162	《胡适文存》完被禁止否？

163	青年与古书
167	介绍戴季陶先生的《孙中山先生著作及讲演记录要目》
169	我希望于孔德学校者
176	《甲寅》与《水浒》
180	废话
	——原经
194	关于魏建功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205	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演讲笔记的附记
悼 念 追 忆	
209	悼冯省三君
214	亡友卓不庵
221	亡友刘半农先生
224	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
229	题先师章公遗像
231	刘半农先生挽辞
232	挽季刚
233	大炎先生挽联
234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随感杂谈

>>> 钱玄同 疑古玄同>>> 疑古玄同>>> 疑古玄同

李大钊《新的！旧的！》的附言

守常先生要新青年创造新生活，这话固是绝对不错。但是我的意思，要打破矛盾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似乎不必请他们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新生活的趣味；因为他们的心理，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见了迅速捷便的东西，便要“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狗血喷头”的骂我们改了他的老样子。我们何苦把辛辛苦苦创造成功的幸福去请他们享受，还要看他们的脸，受他们的气呢？守常先生！你道我这话对不对！玄同。

（选自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百年要把1月1日的祝贺新年废止,改为十月十日祝贺中国国民做“人”的纪念;这个意思,玄同甚为赞成。原来三百六十五日算一年,每年有个第一日,这不过为人事计算的便利而设;这个年初一,实在没有可以纪念该配祝贺的理由。有人说:我们民国国民,应该和那些遗老遗少不同;现在是我们的民国八年一月一日,不是他们的夏正戊午年——或宣统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们遇到自己的正朔,应该特别喜欢,所以要祝贺。我以为这话似新实旧。要知道“改正朔”这件事,是那独夫民贼的野蛮礼制。民国改历,是因为阴历不便计算,不便应用,我们为改良起见,所以用世界公用的文明阳历。这阳历并非中华民国所专有,不过改历之初,止改月日,那年却用民国来纪,没有改从世界公历纪年。暂时用民国来纪年,原也没有什么妨碍,我们也大可承认;——阳历置闰之年,要用公历纪年来计算,所以公历的年月日是一贯的东西;民国将来如能改用公历纪年,那就更便利了。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

喜,应该祝贺的日子。

想到这里,联想及于《民国历书》上所谓“春节、夏节、秋节、冬节”,这真是荒谬绝伦的规定。那春节就是阴历元旦,夏节是阴历端午,秋节是阴历中秋,再拉上一个和阴历全不相干的冬至,叫他冬节,——如此凑成四节,真可谓不伦不类。你想,民国既然改用阳历,则阴历当然是要消灭的;民间一时仍旧沿用,政府便该劝告他,阻止他的;现在反过来推波助澜,把阴历的元旦、端午、中秋定为节日,那就是自己暗中取消阳历。这种心理,和袁世凯身为民国总统,要造反做皇帝,有什么两样?至于冬至,虽是天然的节气,却就是百年所说的,“这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对于人生,毫无意义,有什么可贺的价值?”所以我说规定这四个节日是荒谬绝伦。若说一年之中要有几个规定的日子快乐快乐,则除十月十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1915年12月25日,那日是中国国民第二次脱离奴籍,抬头做“人”的纪念,此外如1912年1月1日的共和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的皇位推翻,也是可以纪念的;就是1917年7月20日京津一带除下龙旗,再挂五色旗,也可以算做一种纪念。以上几种纪念日,虽然大小不同,总比拿阴历的元旦、端午、中秋,和自然现象的冬至来做节日,要价值得多了。

但是退一步想:这阳历过年,挂挂国旗,写写贺年帖子,说说“恭喜恭喜”,也可以使那一班现用阴历的国民知道民国改用公历已经实行;所以也不能算全无用处。但这种用处,是一时的。再过几年之后,国民渐知阳历比阴历要便利,改用阳历的人一天多似一天;那些遗老遗少渐渐死尽,不能复为祸祟,什么“夏正”“夏历”的鬼话,没有人讲了;到那时候,这公历岁首的“恭贺新禧”的帖子,真正觉得没什一点意思了。

公历1919年1月3日,玄同附志

(选自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一

陈衍著《古文讲义》，其绪言中有曰：“人之言曰，古文古文。……古人不尽胜今人，今人不尽不如古人，必托名于古，何为耶？《说文》古从十口，不待三十年为一世也。（按，‘不待’二字颇费解。）古文古作𠂔，从天覆形。川，天垂象，日月星也。呈，古文厚，地也。莫古于天地，合以十口之义，则通天地人三才为儒也。”

林纾著《论文讲义》，其中有曰：“余尝笑前有震川似屈于王何而不为王何所屈。后有惜抱似屈于阳湖而亦不为阳湖所屈。似文字固有正宗，在近道，不在炫才。桐城在清之季年，不为人排，今乃欲以汉魏之臆体转欲排之，误矣。”按，“欲以……转欲……”在一句里如此做法，不知是“桐城义法”不是？

刘哲庐著《写信法》，其中有曰：“男子与友人之妻则可称曰某夫人，下款则自称曰侍生。盖因妇人谓夫曰生。侍生云者，言曾侍立其生之侧，藉资讲学。此为自谦之辞也。”

蒋箸超著《课余闲话》，其中有曰：“盖文辞者，所以传人之性情意气也。无迹象之可寻以行神为第一要诀。而行神之妙用，又全

在虚字。……学者既无良导师亲其昕夕，(按，此句颇费解。)则唯于摹读中求之。譬如《论语》中，‘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二句，即有能解‘其诸’为‘大约’，‘乎’字含‘比’字意，而造句则为倒竖法者，然要其脱口成话则大难。其实读者于此，只须把‘也’字一拖，读到‘与’字，点几回首，而神情意义全在个中矣。”

李定夷著《小说学讲义》，其中有曰：“吾闻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一书，其旨隐，其词微，而大要则归于惩恶劝善。尼山歿而微言绝，《春秋》之旨，终不能暴白于天下，扶持绝续，厥唯小说。盖无论何种小说，必含有惩劝之意味，所谓言浅理精，体陋用大者，即以此也。夫如是，可确明小说之意义，实非詹詹之小言，而为炎炎之大言。腐儒何可轻视小说耶？”

(选自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二

叶德辉编《观古堂丛书目》，其自序曰：“……十七世祖和靖山长伯昂公以元故臣，明祖屡徵不起，子孙承其家声，不以入仕为荣。故终明之世，各房皆以科第显达，炫赫一时；独余茆园房世以耕读相安，丁男亦不繁衍。至国初(原文国字抬头)，始有登仕板者。”原来此公家法，专以“入仕”异族之姓“为荣”者。所以此序末段有“辛亥鼎革避乱县南朱亭乡中”之语，又序末署“乙卯”之年，考乙卯为中华民国四年，其时此公尚称清初曰“国初”，敬依程式，抬头书写，且称革命曰“乱”。但是何以民国三年在北京时致黎宋卿之信，“写副总统钧鉴”字样；又于民国四年之冬，在湖南做筹安会支部的部长呢？前者似与“乱”字有些冲突，后者似于家法有些欠合罢。

八年一月三十日的北京《新民报》载林纾的《送正志学校诸生毕业归里序》，通篇皆妙不可言。兹择其尤妙之语记出几句：“古未有恃才艺足以治天下者。”“然西人之高于般翟胡啻万数？至欲以巧捷杀人之器制御天下，而卒覆灭其身与国者，由其不德仁之云，而唯艺之尚也。”“夫艺之精者，盖出一人之神智，以省天下之力作。”“夫彼方用其神化之艺以求死，而吾又从而效其劣陋者，冀以自立。余不悲其愚，悲其舍生而图死也。”“古所道者，必尽人之可循生道也。（此二句文理欠通，不知有误字否。）知其非是不生，则艺中有道；即务极其神化，而吾道亦匪所不在。”又此文末尾署曰：“戊午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闽县林纾书于讲堂。”我看了“书于讲堂”四字，因想起有一天看见邮务局里有一封“无从投递”之信，信面写道：“寄北京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交家严大人手拆。”

（选自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

近来看见《上海时报》上登有广告,说有《灵学丛志》出版;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盛德坛”的机关报。其中所列的题目,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最别致的,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竟有陆德明、江永、李登三人降坛,大谈其音韵。我看了这广告,觉得实在奇怪得很,因此花了三角大洋,买他一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怪事。

买了来,大略翻了一遍,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不料世界已至20世纪时代,中国号称共和者亦已七年,还居然出现此种怪事。唉!——现在姑且耐住火性,替他开一篇账再说。

(a) 来的有颜回、曾参、董仲舒、杨雄、朱熹、陆九渊这些儒者;“生殖器崇拜”的混账道士(如什么“祖师”、“真人”、“仙翁”之类;周朝的列御寇、庄周、墨翟三位哲学家,也被他们逼了跟着葛洪、魏伯阳、孙思邈这些混账道士去研究“生殖器崇拜”之学),杀人放火的关羽、张飞、张巡、许远、岳飞、文天祥这些武将;佛教的菩萨;《封神传》一类书里的妖精畜牲(如什么马元帅、温元帅、王灵官、柳仙、龟帅、蛇帅之类)。

(b) 上列的六种怪物(其中虽有几个正正经经的人,但是

死了千百年,现在忽然出现,也只好称他为“怪物”),十之七八都会做诗,诗的格调意境,都是一样。——这真是仙人了!我们常人,不要说各人所做的诗不能相同,就是两个人同学杜甫或同学黄庭坚,也是各有各的面目。不料一做仙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文人,武人,动物,植物……竟能做出“一套板”的诗来!

(c) 颜回、孟轲、杨雄这些人,都会做齐梁以后的七言绝句。

(d) 从颜回起,一切怪物的诗,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清朝做“试帖诗”时所用的《诗韵合璧》的韵。

(e) 其中言偃的诗,把十二侵的“深”、“音”二字和十一真的“新”字通押;董仲舒的诗,把八庚的“明”、“情”二字和十一真的“神”字通押。

(f) 还有几个怪物做不出四句的,更四个四个的联句,联成一首七绝。

(g) 这个乩坛是“孟圣”做“主坛”,“庄生”和“墨卿”做“代表”(这称呼和名目,照录原文。他们叫庄周做仙教——就是混账道士——的代表,墨翟做佛教、耶稣教的代表),说,因为孟轲会“息邪说”,所以主坛者“其轲也欤”,“归孟圣矣乎”。(二句皆乩坛原文,在一篇文章里。)—我记得“孟圣”所“息”的“邪说”里面,有一部分似乎就是那位官拜“代表”的“墨卿”!

(h) 关羽会写几个鸡脚爪样子的怪字。岳飞会写几个香炉样子的怪字。 (“灵学丛”三字都写成香炉样子;独有“志”字糟了,写不像香炉样子。)济颠和尚、秉钺仙史、秉笔花月仙史、卫瓘四个怪物写的字,笔姿都是一样。还有一个什么长乐金仙画的济颠和尚的怪面孔。

(i) 记载门中有曰:“周代诸圣贤书体,多以篆画写今楷,书写时有极艰滞者,且笔画次第,亦不与今人同:盖均是篆书之遗意也。唯孟圣则作大草,劲而雄肆,或者曾加功摹仿后代书体欤!列庄两贤,书法尤奇。”——我看了这段话,实在不好意思多开口,只得说

道,“原来如是!”

(j)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

账是开完了,就请大家看看罢!

陆、江、李三个怪物的《音韵》篇,我细细的拜读了一番,觉得如此讲音韵之学,真和那位王敬轩先生解“人”、“暑”二字的字形之学可称双绝。(王说见本卷三号。)

平上去入四声,是讲一个母音的长短;喉腭舌齿唇五音,是讲子音发音的所自;宫商角徵羽五音,是和那“凡工尺上一四合”一类的名称。齐梁以前,未立“平上去入”的标题,因为“宫、商、角、徵、羽”五字,却好是“平、平、入、上、去”(五音之“羽”,当读去声)五声,所以李登、吕静都借此五字来标上平、下平、上、去、入。不料陆德明这个怪物竟说道:

四声之说,古来无之。……原天地之籁,本具自然。发于喉者谓之宫音,发于腭者谓之角音,发于舌者谓之徵音,发于齿者谓之商音,发于唇者谓之羽音。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或不尽同。沈氏初创,当时天子尚疑之,不见信用,犹存古法。……

说四声以前标平仄的记号,竟异想天开,牵到喉腭舌齿唇上去了。你说这种音韵之学,奇也不奇?

其下又云:

司马九宫反纽,神珙三十六母,更属支离。幸陈第、顾炎武、戴震、段玉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不致失坠。

这更是“七支八搭”,胡说一阵子昏话。吴稚晖先生问的是“吕静《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更和明清以来的古音学家有什么相干?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有大发明的像江永、孔广森、王念孙诸人,都不叙入;忽然拉进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这也可笑得很。这种“缠夹二先生”,真是“少有少见”。

江永的《音韵篇》,满纸胡言乱语,完全在那边说梦话。今录其尤妙之数说如下。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必为之皱眉摇头也。

东方多角音,西方多商音,南方多徵音,北方多羽音,中央兼备四音;而喉音则诸方各具,故音韵之学,当以喉音统其余诸声。

宫隆不过示明宫音之广声,居闰则其狭声。宫居又宫中之宫,隆闰则宫中之徵。

原音韵声三名,各有分则。宫韵中有宫音,宫音中复有宫声。

人籁成于音声,配合声韵,配合皆以变声叠韵,上翻下切,而成音节。

宫居二字,宫隆二字,实具反切之原,为一切声音之母。后世字母,不能出其范围。

欲知其详,《太平御览》、《永乐大典》、《苑台秘要》诸书可检阅之,必能得其底蕴。

记得十五年前,我遇见一位“孝廉公”,他说,他乡试时,答过一个“勾股”题目;其实他于勾股之学从未研究,瞎七搭八,画了几个圆的、三角的图,填上些“甲乙丙丁”的字,又瞎做了几句说明的话,连他自己也看不懂。现在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韵之学,若和那位先生的勾股之学相比,一个是十六两,一个便是一斤。

李登的音韵之学却更妙了,——记录者曰,“唐李登,治五方元音字母。”想来这是另外一个李登,不是那做《声类》的李登;因为做《声类》的李登,是曹魏时人也。——兹将其最妙之语录于下方:

人为万物之灵,……其心中所欲表宣其念虑之蕴蓄,……必有次第节奏以限制之,此之谓音韵;故言而有节,从口含一。

按,“音”字“从口含一”;其上半之“辛”(隶省作“立”),不知是否衍文。

音之寄于人者,本二气之能;虽有出入,其状则理在一揆。(?)如喉音,在中原有四音,其诸异域有过者否。(?)

“二气之能”,不知当作何解,可是那位朱老爹说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吗?“其理……”“其诸……”二句,颇觉费解。

以五方元音论之，其最简者，莫如二十母；若稍通用，则五十音足矣，合乎大衍之数，真秘藏也；此之谓元音。若殊方之音或不尽同，有所损益，亦至微也；此之谓闰音，言其其在余而非正也。各处有各处之闰音，绝不相通；至元音，则亘古今，贯中外，自有天地人类以迄于兹无或少变；而有依时迁移，域地异阍，彼此不属，茫然不达者；此之谓变音。元音为声律之本，闰音为韵节之佐，变音为音异之源。故论乐必本性情，言礼当适起居，谈音必审闰变。

“元音”、“闰音”、“变音”之界说如此，可谓奇绝。不知道“五方”与“殊方”与“域地异阍”如何分别？“亘古今贯中外无或少变”之音，何以有“最简”及“稍通用”之别？且“稍通用”三字，又作何解？“二十”、“五十”与“损益”如何分别？“绝不相通”与“彼此不属茫然不达”如何分别？“故论乐……”三语，又是“缠夹二先生”的做文章法子。

……此何故欤？岂音韵果无定欤？随时随地，可以任意变易欤？夫然，则音韵可以不作。何苦穷研殚思？是岂知其道者哉？必不然矣。当必有所法式矣。

此段文调，唯有批他八个字道：“黄绢幼妇，外孙齏臼。”至其意义如何，小子不学，真“莫能仰测高深于万一”矣。

故宫转为徵，而舌头舌上，齿尖齿身，轻唇重唇，古今异声，古今混用，非有他异，简繁之殊。其诸不当转而转，不当通而通。准是以例，旋宫之义明矣。

“其诸……”二语，又颇费解。“旋宫之义”，实在难“明”。

音有主音仆音。有母音父音。

请问“主音”与“母音”如何分别？“仆音”与“父音”如何分别？

唇音，滂，b（英、美、法、德皆同），p（日本）。

英美法德之“b”，其音竟同于中国之“滂”，日本之“p”，不知是几时改良的？又“美文”不知是怎样的东西？——其后有注云，“美附于